

石
徂
徠
集

一





石 徠 集

(一)

石 介 撰

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廬陵歐陽修撰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

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一本多德之稱。曰徂徠

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爲。爲之無不

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

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

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

疾以卒。一本多既卒二字而奸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

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

生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

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

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

進一本多退字。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

乃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衆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嘗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鑑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遺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一本多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燄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旣沒。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燄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岩岩兮。一本無

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兮。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

孔孟亦云此一本無皇皇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一本多乎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
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原序

宇宙間有正氣焉。曰剛。天德惟剛。故行健而不息。地亦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人而剛者。得天地之正氣。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士君子一身欲爲千古擔綱常。維持名教。苟非有壁立千仞。泰山巖巖氣象。未有不與時浮沈。委靡弗振者。朱子云。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況當世道衰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可靠得。善哉斯言。吾於石徂徠先生見之。先生生於宋之初年。承隋唐詩賦取士之後。學者多崇尚雕鏤。掇拾藻麗。絕不知有所爲正學。先生獨與孫明復力挽時趨。障百川而東之。其氣象固自不凡矣。當其隱居固窮。躬耕徂徠山下。垢面跣足。恬然自安。旣而稍得一官。便爾遇事發憤。指切當時。是非非。毫無顧忌。以至撓姦人之鋒。濱死不悔。所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先生殆近之矣。嗟乎。世之被服詩書者。何限。方在草茅。高談闊論。視天下事若無足當其意。一旦身都爵祿。則變其所守。誰能如先生之剛而不撓。始終特立哉。先生嘗以周孔與揚雄王通韓愈并稱。所見不無未醇。然其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則已獨得其宗。惜其遭讒困抑。享年不永。弗獲充其所學。以與於斯道之傳。然而剛方正氣。懷懷不磨。吾道仔肩。斷推先生矣。先生每自以剛爲病。吾以爲惟剛然後見先生。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後之學者。亦可以奮然而興矣。因哀其全集。付之剞劂。而以一言附於左。

石徂徠集 原序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孟夏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徂徠石先生行實

新安朱 熹晦庵纂輯

石介徂徠先生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官至直講。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濟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饜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餐膏粱。暮厭麤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餘游

慶歷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使。而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竝爲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鉅斯脫。衆賢謂衍等奸。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墓誌

聖德詩云。維仲淹弼。一夔一高。又曰。琦器魁樞。豈視居楔。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弼。范仲淹。爲宋名臣。而魏公定策兩朝。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燕談

先生非隱者。其仕嘗位於朝矣。然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之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

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蓋

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倡爲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楊劉體者。人戲之曰。莫太崑否。守道深嫉之。以爲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新進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後歐蘇復主楊大年。家塾記

介旣卒。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燕矣。尋有旨。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夷簡爲京師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走北。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卽是朝廷無故發人冢墓。何以示後世耶。介之死必有棺殮之人。及內外親戚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空棺。必用囚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卽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夷簡爲者。及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閤去竦面幕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幕。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所以報應者耶。筆談

張安道雅不喜介。謂狂譎盜名。所以與歐范不足。至人目以奸邪。一日謁會祖。至祖父子容書室中。見介曰。吾弟何爲與此狂生游。又問黃景微何在。問前日狂生以羔雁聘之不受。何不喫了羊。著了絹。一任作怪。何足與之較。辭受義理也。曾祖除御史中丞。固辭不拜。石介以書與祖父。以不拜爲非。其略云。內相爲

名臣子容爲賢子。天下屬望。所係非輕。豈可以辭位爲廉。安道見者此書也。呂氏家訓
石介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憂。躬耕徂徠山下。葬其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魯人號徂徠光生。原德錄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擅豪翰。官至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書史要義

石守道先生集目錄

卷之上

書

上范中丞書

上郭殿院書

上趙先生書

上杜副樞書

上張兵部書

上蔡副樞書

上孔中丞書

上范思遠書

上劉工部書

與楊侍講書

上轉運明刑部書

石徂徠集 目錄

上杜副樞書

上李雜端書

與士建中秀才書

與張洞進士書

上王狀元書

上孔徐州書

上孫少傅書

答歐陽永叔書

上范青州書

與祖擇之書

與君貺學士書

上孫先生書

與范十三奉禮書

上韓密學經略使書

與董秀才書

與張秀才書

與士熙道書

與裴員外書

與范思遠書

與漢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上徐州張刑部書

上范經略書

代張願推官上銓主書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上徐州扈諫議書

與奉符知縣書

上潁州蔡侍郎書

與張安石書

卷之下

序

三朝聖政錄序

唐鑑序

石曼卿詩集序

送龔鼎臣序

送祖擇之序

送張績李常序

送劉先之序

呂虞部士龍字序

記

宋城縣夫子廟記

泰山書院記

青州州學公用記

新濟記

去二畫本記

宣化軍新橋記

石城縣巡檢廨署記

鄆城縣新隄記

文啓

鄆州知州祈雨文

上南京夏尙書啓

移府學諸生文

南京知府祈晴文

雜著

怪說中

怪說下

原亂

明禁

王爵

擊蛇笏銘

陰德

右徂徠集 目錄

石徂徠集 目錄

水旱責三公

二大典

讀原道

辨易

尊諱

釋汝墳卒章

錄蠹書魚辭

宗儒名孟生

貴謀

救說

責臣

錄微者言

辨私

責素殮

辨謗

朋友解

辨惑

明隱

賢李

明孔

題鄆州學壁

釋疑

兵制

孫少傅致政小錄

論

漢論上

漢論中

漢論下

季札論

伊呂論

石徂徠集 目錄

石徂徠集 目錄

牛僧孺論

石守道先生集卷之上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
尤溪劉鴻略

莆田黃 濬
平和汪奇猷 全校

書

上范中丞書

五月九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石介聞新除中執法乘疾置趣歸闕且過於鄆走僕夫持短書數幅見長旄大旆至則以書跪於馬前而宣其書中言曰今天子命河陽舊相李公入平章中書事命青州牧天章閣待制范公爲御史中丞四海之望洽矣三靈之心協矣人主聰明一朝獨運於萬幾之上沛然發乎宸慮既於四月十七日天子憲法行革近朝弊政七條事又於二十一日罷入御樂官思埽除頽風一新庶政乾坤上下日月寰海莫不清潤乃躬引忠鯁亮直恢闕博達之士一立於巖廊之上一本無此二字以出一作和天下之政令一領於中司以持天下之紀綱夫巖廊之上政令所出政令一不善則天下無政令矣中司之任紀綱所在紀綱一不正則天下無紀綱矣內外官府百餘局惟中書憲臺爲天子腹心耳目爲朝廷總領爲天下都會國家官人千數員宰相中丞執天子憲法行天子誥命布天子教

化。故天子特重其任。周禮有大宰、小宰。大宰則今之宰相也。小宰則今之中丞也。所以黃扉青瑣。坐而論道。絳服白簡。會常專席。蓋以嚴其地也。尊其人也。示百僚不得而竝也。衆人不得而爲也。惟主上英智神武。睿略雄斷。能任人不疑。外取賢傑以自輔相。惟相國耆德宿望。忠誠正氣。能耐久不變。終升輔弼。一本作大輔。惟中丞大節直道。危言敢諫。能守正不撓。自結明主。簡在帝心。符於物望。人神上下。皆相協慶。窮天之垠。合億萬日。并億萬心。如一心一口。無人異辭者。初成命出。士走諸朝。吏走諸府。商走諸市。農夫走諸野。皓白之老。三尺之童。鼓舞歡忻。騰躍道路。曰：天地久不序。陰陽久不和。風雨久不時。寒暑久不節。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調乎？淫靡蠹人文。佛老害政教。興作奪農時。土木耗民財。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救乎？刺史多輕授。縣令多非人。良直多泥埋。姦賊多旌擢。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關乎？中貴人黨盛千餘年。口含天憲。手握王爵。出入內外。權傾四海。天子之命。不出於軒墀之上。而出於房闥。天下之政。不出於廊廟之閒。而在於閹寺。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禁乎？歲旱久不雨。螟蟲久爲災。天下民阻饑而且將死。其待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而食乎？鰥寡孤獨不能自養者。怯懦困窮不能自存者。聞之曰：我其爲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生乎？窮海之隅。荒山之微。覆盆之下。日月有不照臨者。聞之曰：我其爲吾天子、吾相國、吾中丞所提乎？天子之明之聖。擬於堯舜。侔於禹湯。過於文武。相國中丞之功之德。格於皇天。被於四海。暨於草木蟲魚。故能感於人心。懷於民情。壯偉哉！以相國中丞同德協心。左右我聖天子。天下太平。可延頸翹首而待也。唐太宗得房魏。明皇得姚宋。故李唐十八世三百年。獨正觀開元。

爲太平以我聖天子亦唐太宗明皇也以相國中丞亦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也豈知明道不爲正觀開元乎。閣下無曰吾位爲中丞致太平宰相之事閣下雖則中丞天子之任閣下也以宰相天下之待閣下以其中丞行宰相之事乎。況主上注意天下屬心踐登公槐正位巖廊在旦暮矣。惟相國中丞爲天子爲天下致太平焉。且夫聖人乘運運乘氣天地閒有正氣有邪氣聖人生乘天地正氣則爲眞運眞運運氣正天地萬物無不正者矣。故其君爲明君臣爲賢臣民爲良民百物無札瘥夭傷陰陽順序風雨時降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植不有變怪蓋至正之氣行於天地閒東西南北中央上下無容髮隙妖孽惑邪之氣無自入矣。有毛髮之隙容邪氣干之正不純一矣。故運氣必有聖人乘之而王聖人必有賢人起焉而輔黃帝之六相唐堯之舜禹有虞之十六相湯之伊尹仲虺高宗之傅說文王之太公閔天成王之周公召公漢祖之蕭曹光武之耿鄧唐太宗之房魏明皇之姚宋憲宗之裴度皆應期運而生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各從其類也。今天子乘正氣而王今相國今中丞逢眞運而生聖賢符會千載旦暮在此時也。惟相國不以十三四年處顛危困躓變其前節惟中丞不以三四年閒取華塗顯仕充塞此一本無字其素量直以得眞主逢眞運如舜禹十六相佐唐虞伊尹傅說之佐湯高宗太公閔天周公召公之佐文武成王房魏姚宋裴度之佐太宗明皇章武俾我聖天子六五帝而四三皇太平之基丕丕與高天厚地而比崇永三靈之心四海之望也。文中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而待之一本無字也傾耳而聽拭目而視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

太熙之後而君子息心焉。今區域混一。文軫遐暨。聖天子春秋鼎盛。盛德日新。天下傾耳拭目。以待堯舜之治。斯亦帝制可作之時也。相國中丞當竭王佐之才。罄忠臣之節。以副人主急太平之意。符天下傾耳拭目之望。無如太康之際。帝制遂不克振。使天下君子息心耳介。生二十九年。在貧賤寒餒中。胷臆鬱鬱。不得舒散。一旦見聖人龍行雷動於六合之上。賢臣躍起雲會。耳目如豁。聳警心意。如祛積滯。踴躍奮悚。不能制其喜。以筆盡寫胷中事。布之於旌麾下。擯焉納焉。惟命不宣。介頓首。

上郭殿院書

百拜獻書於殿院執事。天聖末。天后出閨闥。坐軒墀上。手握天下柄。恩威刑賞自己出。宰相百官。重足屏息。不敢動。充員備位而已。恩厚宗屬。祿賞過差。惟器與名。假於廝役。非勳非德。濁亂品流。宰相不能復持其綱紀。輒以太祖太宗真宗三世之成憲。弛之憲臺。四御史舉其職。曰。天下綱紀。既不在宰相堂。則當在吾府。宰相既弛之。吾屬又不能持之。賞罰其誰明。名器其誰正。天下其誰屬。朝廷其誰倚。我太祖太宗真宗之垂法。遂墮矣。乃削牘公車。請於上前。言直意切。觸龍逆鱗。宮中赫然震怒。迫責逐出。以暴露其過。天下想望四御史風采。頌歎四御史聲烈。而歌舞之曰。以直道進。復以直道退。得所退矣。今年四月一日。皇帝始親決萬機。革故鼎新。萬物皆動。乾行雷動。六合聲聞。既已革近朝弊政七條事。又罷入御樂官。思與天下潔濯。洗然清明。端正治本。建隆皇極。以河陽舊相李公先朝元老。四海具瞻。乃召歸中書執政事。以青州牧天章閣范公。忠直鯁亮。一本作忠亮骨鯁。本朝名臣。乃引入御史府爲中丞。以河北轉運使李公剛簡直。

烈周行正人。乃延登御史府。知雜以陳州通判范仲淹敢言極諫。搢紳端士乃擢在諫署。爲諍臣。又還四御史。以起廢滯。以旌良直。太平之政。赫然以新。三王之風。延頸可待。天下復想望四御史風采。歎頌四御史聲烈。而歌舞之曰。以直道退。復以直道進。得所進矣。惟四御史天資忠直。魁閎偉傑之氣。應時運而生。當天后朝。能烈烈持綱紀。爲國家盡死節。擯斥千里外。頓挫摧辱。幾至死而曾不避。信忠誠亮節貫白日矣。今人主聰明神武。英威睿聖。增諫員。廣言路。黜儉人。用壯士。任人不疑。聽納如流。諫者不懼。言者無罪。傳言邦有道。則危言危行。御史今得其時也。朝廷復有遺有闕。待他人拾之補之乎。待他人拾之補之。不盡其責。他人乎。盡在一本多御史矣。夫百鍊不耗。良金也。千里不跌。良驥也。夷險不改其操。窮達不易其行。眞賢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唐相元微之初拜左拾遺。卽日獻政教一作本書。數月閒。上封事六七。授監察御史。劾奏東師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卒塗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東諸侯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分臺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正。監軍使死。一本作監軍孟昇死其柩乘傳入郵。郵吏不敢詰。內園擅械繫人。踰年臺府不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爲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杖安吉令至死。子不敢訴。積或奏或劾或移。皆舉正之。聲名揭然。聳動內外。望風懷懍。天下延想。旣爲權臣所擠。斥江陵徙通州。移越州。凡八九年。復歸朝。忠骨轎爲佞氣。正色揉爲諛容。乃變節從權。附離以媒身。事雖得進用。姑齷齪自保。卒不能復建嘉謀。立奇節。以裨國家。君子鄙之。史臣譏之。萬世之下。爲後人賤。其得幾何。其失幾何。御史其初旣能蹈元之躅。其終無復蹈元之迹。君子曰。不欺閭室。又曰。十手所指。十目所視。今天下

傾耳拭目以觀御史之舉。朝廷之上。一言出一善布。天下聞之。天下見之一言失一善廢。天下伺之。天下窺之。其欺豈特閭室也。其指其視。豈特十手十目也。惟御史能有其初。能有其終。社稷幸甚。四海幸甚。不宜介頓首。

上趙先生書

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鉉唐文粹及昌黎集。觀其述作。有三代制度。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者。或序記或書箴。必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爲之辭。大者驅引帝皇王之道。施於國家。教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蟲魚。次者正百度。敍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爲文。其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調諧而已。雕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真。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髣髴者。易曰。文明以止。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則曰欽明文思。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今之文何其衰乎。去唐百餘年。其閒文人計以千數。而斯文寂寥缺壞。久而不振者。非今之人。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能爲唐之文也。蓋其弊由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尙染積。非一朝一夕也。不有大賢奮袂一作於其閒。崛起而將無革之者乎。唐之初。承陳隋剝亂之後。餘人薄俗。尙染齊梁流風。文體卑弱。氣質叢脞。猶未足以鼓舞萬物。聲明六合。逮章武皇帝負義軒之姿。懷唐虞之材。卓然起立於軒墀之上。武功戡定海內。刮疵剔瑕。乾清坤寧。以文德化成天下。驚潛燭幽。雷動日烜。韓吏部愈應期會而生。

學獨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空桑雲和千數百年希闊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萬千人間。衆人耳慣。所聽惟鄭衛滄漣之聲。忽然聞其太古之上無爲之世雅頌正始之音。恍惚茫昧。如喪聰。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陋而竊笑者。有怒而大罵者。叢聚嘲噪。萬口應答。聲無窮休。愛而喜。前而聽。隨而和者。惟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樂天輩數十子而已。吏部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擯斥摧毀。日一作十百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皆協贊附會。能窮精畢力。効吏部之所爲。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百萬千人之衆人。能起三數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於日月。渾渾灑灑。浸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天子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然。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組。森森布列。行義超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視於唐。居上者點畫語言。組織章句。如彼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爲質。但誇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師。不知良玉不琢。以爲美。但誇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釐筆。窮山刊木。模刻其文字。布於天下。以爲後進。一本多式後進三字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望顯盛者。惟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淫麗。文辭侈靡者。惟是不知前世。有三代兩漢鉅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朱研其口。長而組繡於手。天下靡然向風。寢以成俗。吁無變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唐之弊。變之待吏部也。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志。維先生能。先生無與讓。先生識與天地相際接。學臻古今蘊奧。名節德範。人倫師表。所謂有皋夔之才。伊呂之志。周孔之道。軻雄之文。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聲。油然而洽矣。施之於廊廟之

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與才戾四十始登一第仕纔得上農夫之祿料不能得居廟堂之上調燮元化訏謨百度堯舜其君仁壽其民也天豈虛生先生於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歟孔子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虛生也存厥道於億萬世迄於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雅世教墮壞扶顛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危一作爲乎仲尼有云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爲則請先生爲吏部介願率士建中之徒爲李翱李觀先生唱於上介等和於下先生擊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犄之介等角之又豈知不能勝茲萬百千人之衆革茲百數千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爲盛與大漢相視鉅唐同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詎敢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揚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吾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盛傳蓋知其道在己不得而讓也今者道實在於先生豈得讓乎介竊痛斯文衰道不克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屬意豈特區區小子竊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

上杜副樞書

九月十二日奉高大夫遺一作走人叩山扉疾叫稱賀曰京兆尹杜公拜樞密副使凡在海宇之內魚蝦之細草木之微猶且慰喜吾曹衣冠之流視魚龍草木爲靈號有一本多智識宜知杜公之賢能材美天子聽

明神聖。知人不疑。擢在樞輔。將以富壽生人。萬世鴻業。敢不賀。介既聞。驚起。盥漱且冠帶。頓首西望拜曰。

吾聖天子睿武濬哲。在黃帝堯舜

一本多

之上。能自得賢人而任之。宜祿宜壽。宜有天下萬千年。我公魁

礪骨鯁。純忠大節。有夔龍周召之姿。能自得明主而佐之。宜康壽

一本多

宜祺福。宜翊輔聖天子萬千年。君

堯臣夔。千載同時。既又西鄉再拜賀曰。公昔爲御史中丞。以去文應不在己。悵然有恨色。今公一作職筦

樞機。位亞台宰。可以舉賢矣。可以去不肖矣。天下之賢者進矣。不肖者退矣。又公與故曹諫議修古。鞠天

章詠。劉待制隨。李龍閣絃

一作

孔給事道輔。爲友。且同道自曹而下五人。皆曰

一本無

足不踏兩府門下

而死。雖履歷清塗。踐更劇任。嘉謀嘉猷。匪躬之節。稱於君子。書於國史。尙未得罄舒一作輪。其中而大行其

道。齋志以沒地。銜恨於九泉。不獨五人者以爲恨。朝廷天下亦爲五人痛之。痛五人者。道不大行也。痛天

下之人。被福澤之淺也。惟公康寧壽福。優游大僚。得至於兩府。是五人之道。盡行於公矣。伸五人之志。釋

五人之恨矣。不獨朝廷天下受公福澤。五人實歡舒快喜於泉下矣。二者又重爲公之賀也。雖然。難逢者

時。難得者位。道至難

一作

也。可以學之而至。時與位非力能致也。古聖賢急行道。逢其時。其位不待終日

而誅者。懼時之亟去

一本多

位之亟失也。故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其不待八日九日而誅者。

安知八日不遭退。而九日不失位也。此聖人行道之心至矣。得一司寇。猶區諸侯之國。且舉大惡而誅之。

噫。司寇小官也。諸侯列國也。位輕國小。不足以行道。行道不出千里。今公爲天子柄輔。親在宥密。位足以

行道。行道足以及天下。被萬物。非少也。公於此時。宜副天子注任之意。酬昔日中丞之心。舒曹孔五人之

恨。舉孔子七日誅少正卯之事。則外不尸君寵。內不孤己志。近無憾亡友。遠不負孔子。介不任拳拳之心。介再拜。

上張兵部書

介嘗讀易至序卦曰。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故受之以復。斯文也。剝且三十年矣。剝之將盡。其黨朋進不已者。堯舜禹之道。剝於癸。天受之湯。堯舜禹之道。復。湯之道。剝於受。天受之文武周公。湯之道。復。文武周公之道。剝於幽厲。天受之孔子。文武周公之道。復。孔子之道。始剝於楊墨。中剝於莊韓。又剝於秦莽。又剝於晉宋齊梁陳五代。終剝於佛老。天受之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孔子之道。復。今斯文也。剝已極矣。而不復。天豈遂喪斯文哉。斯文喪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道不可見矣。嗟夫。小子不肖。然每至於斯。未嘗不流涕橫席。終夜不寐也。顧已無孟軻。荀卿。揚雄。文中子。吏部之力。不能亟復斯文。其心亦不敢須臾忘。此惟執事憐之。不宜介頓首。

上蔡副樞書

夫聖賢不徒生也。四凶在朝。堯德不明。舜起佐堯。流共工於幽洲。竄三苗於三危。放驩兜於崇山。殛鯀於羽山。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州。距四海。成王幼弱。周公踐阼。制禮部樂。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王道失敘。禮壞樂崩。三綱將絕。彝倫攸斁。夫子作春秋。明易象。刪詩書。定禮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楊墨塞路。儒幾滅矣。孟子作十四篇。而闢之。新莽篡漢。道斯替一作矣。揚雄作準易五萬言。法

晉十三章而章之。晉、宋、齊、梁、陳並時而亡。王綱毀矣。人倫棄矣。文中子續經以存之。釋老之害甚於楊墨。悖亂聖化。一作教蠹損中國。吏部獨力以排之。故四凶去。堯德明。洪水息。蒸民粒。禮樂作。周太平。六經就。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存。楊墨闢。孔子教化行。

一作孔教行

法言修。莽惡顯。續經成。王綱舉。釋老微。中國乂。是

知時有弊。則聖賢生。聖賢生。皆救時之弊也。唐季之荒頓。五代之機槍。太祖一戎而夷之。錢唐之不朝。并州之未貢。太宗傳檄而賓之。真宗修其制度。明其法律。章其物采。和其政令。正其禮樂。通其教化。陛下守之。制度既修矣。法律既明矣。物采既章矣。政令既和矣。禮樂既正矣。教化既通矣。然則時無弊乎。曰。何得而無之。今之時弊在文矣。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之所由見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用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述也。四始六義存乎詩。典謨誥誓存乎書。安上治民存乎禮。移風易俗存乎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敦實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之飾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文者。

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敍九疇之數。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綱之。號令以聲之。燦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然其夫婦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內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風雲爲之體。花木爲之象。辭華爲之質。韻句爲之數。聲律爲之本。雕鏤爲之飾。組繡爲之美。浮淺爲之容。華丹爲之明。對偶爲之綱。鄭衛爲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爲之文也。棄禮樂孝弟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爲之文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敍。內外何由別。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其爲今之時弊也。曰時有弊。必有聖賢生而救之者。豈非吾明君與吾賢弼哉。主上天資英威。乃神乃聖。剛健中正。有乾之元德。聰明睿聖。有古之神武。尸居淵默。則人不見其機。龍興神悚。則天不知其變。如藝祖之武。如神宗之英。如眞宗之仁。信乎明君也。閣下射策冠天下士。斯文未喪。蔚爲宗工。人其代之。承帝理物。夙夜宥密。彌綸天地之化。惟明惟幾。則成天地之道。如夔益。如稷契。信乎賢弼也。以明君賢弼。相與救乎斯文之弊。易如反掌矣。然而斯文重器也。舉之者在乎衆力。斯文大弊也。革之者必乎逾時。天下有志憤斯文之弊。力求斯文之本。其身履道。心守正。閣下豈不欲引之使施力焉。竊見鄆州鄉貢進士士建中其人。孜孜於此者二十年矣。其道則周公孔子之道也。其文則柳仲塗張晦之文也。其行則古君子之行也。仲塗沒。晦之死。加之公竦繼任。子望亦逝。斯文其無歸矣。建中獨能得之。建中一布衣耳。貧且賤。棲棲鄉閭間。父母

曾甘不繼。豈能振起哉。上有明君倡之。賢弼和之。使建中承音接響而傳之天下。匪朝伊夕。聲充盈於宇宙矣。文不正。弊不革。未之有也。斯一本無斯多百數十年之弊。彫刊元化之文。傷亂教化。一本作風教莫斯之甚。閣下一日能救之。則閣下之功。與舜禹周公孔孟揚雄文中子吏部并矣。閣下幸留意焉。噫。建中其天下賢乎。豈止於文而已。其器識備而材用足。智謀周而宇範遠。施之於事。王佐才也。識時運。知進退。審出處。明顯晦。言必信。行必果。喜過服善。閑邪存誠。其近古之中庸者乎。安貧守節。非其義一介不取於人。非其人未嘗與之往還。廉介清慎。不屈權貴。不畏強禦。如復孝廉。建中其首當之。介嘗與之游。入齋中。竊見其文十篇。皆化成之文也。若夫言帝王之道。則有道論。明性命之理。稱仁德之貴。則有顏壽論。根善惡之本。窮慶殃之自。則有善惡必有餘論。大聖人之言。辨註者之誤。則有畏聖人之言論。舉五常之本。究禍福之謂。則有原福上下篇。明鬼神之理。存教化之大。則有原鬼篇。守正背邪。遺近趨遠。則有隨時解。達聖人之時。廣夫子之道。則有夫子得時辨。擇賢養善。察姦除惡。則有莠辨。今皆獻之。此其小者也。未得其一二。建中在京師。可令盡寫看。則見其人矣。亦知介不妄也。昨本州李屯田若蒙曾狀其實。聞上乞特召試策。今聞依例禮部就試。萬一失其人。是失天下之賢也。亦可爲國家惜之。伏惟閣下特留意焉。介官州縣也。身卑賤也。名微昧也。建中至單薄也。至渺小也。閣下至貴重也。至顯崇也。以州縣卑且賤微且昧之人。薦至單薄至渺小於至貴重至顯崇。不亦僭矣。蓋知建中之深。今走天下求知建中者。惟閣下矣。捨閣下則建中無歸矣。故不逃僭越之罪。直冒大賢以聞。干瀆鈞嚴云云。一本無云云二字。作不勝惶悚。不宜介再拜。

上孔中丞書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是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惟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閣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天下。在於閣下也。閣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閣下不徒一本無不徒二字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爲二帝。爲三王。爲兩漢。爲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己無位。不能誅。不能止。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爲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尙不及閣下得明君。有大位。爲中丞。逾月而未有舉焉。閣下在朝。朝廷尙有姦臣在位。天下姦賊未悉除。是夫子之道。猶未克盡舉。一本多豈字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閣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拂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

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爲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紀綱。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連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子。一作決於天。一作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珮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良。黜去纖人。革故鼎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比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尙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爲某官時。忠鯁諫直。嘗嘗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爲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十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鍼鉗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諫直。嘗嘗敢言。乃沾名耳。其以爲速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於朝。以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

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歸歸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石心腸。剛正不折。未有不從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途晚節。須有淪變。宜其爲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求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取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吁。可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不宜介頓首再拜。

上范思遠書

思遠介以謂古者天子能赫然建功烈。垂基統。揭於億萬世下。稱爲聖明者。未有不得賢傑以爲相者也。黃帝之六相。堯舜之八元。八愷。湯之伊尹。高宗之傅說。周之十亂。漢之三傑。唐太宗之房。魏。杜。如晦。明皇之姚崇。宋璟。憲宗之裴度。是也。恭惟陛下神與聰明。天資英武。深謀睿斷。進退大臣。挺然不疑。雄材大略。裁決幾務。皆自意出。資材豈下於前數君哉。自獨臨軒墀。親總萬務。圖任元老。訪延正人。或在於朝。或在於野。有魁閣博達。卓犖英偉之士。咸登崇其人。拔置左右。以光輔萬世。丕丕之大一本無業。故今相庭洎樞府數公與中丞。皆不次進任。居在密近。又自河北召李爲知雜。自陳州取范爲諫官。復三命御史位。中外胥忭。人神相歡。皆以爲得人。海內耳目清明。復堯舜之治。實陛下能自得古天子取賢傑以爲輔相之

道也。天下欲不

一本多嘉字

享太平。基緒欲不延洪

一本多祈字

永不可得也。天子既能自得賢傑輔相。則賢傑亦

各宜援引天下英俊。咸臻於朝。同德協力。弼翼天子。萬幾之務。昌明國家。萬世之業。中丞公能爲之。求之

於朝不足。乃復求於野。南京張方平。開拔奇穎。有逸羣之材。青州田直諒。

一本作田植

智辨通敏。有適時之用。

則俱薦之於帝。願用其人。國家方革故鼎新。更修百度。宵衣旰食。以急太平。而能薦擢

一本多天二字

英雄。本

多於字

國家輔治宣化。其道最大。其功最盛。中丞於是。有大勳於國家矣。然而

一本多於字

京師南三百里。拔一

奇。又於東一千二百里。取一賢。則爲天下之賢無遺矣。今於青州之東六百里。宋都之東五百里。有一士

建中其人。能通明經術。不由註疏之說。其心與聖人之心自會。能自誠而明。不由鑽學之至。其性與聖人

之道

一本多自字

合。故能言天人之際。性命之理。陰陽之說。鬼神之情。其器識具而材用足。學術通而知略明。

故能言帝皇王霸之道。今古治亂之由。生而知道。皓首嗜古。學爲文。必本仁義。凡浮碎章句。淫巧文字。利

誘勢逐。寧就於死。曾不肯爲。故能存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信義忠孝。乃其天性。中庸正

直。厥從氣稟。精誠特達。操履堅純。不以利動心。不以窮失節。若莅大事。懷然不可犯。若操大義。毅然不可

奪。若得其人。用於朝廷。

一本多其道二字

施於天下。不能及三代。猶遠勝兩漢。此建中之長。此建中之實。介故敢

謂天下之賢也。鄆州通倅屯田李員外。一見稱服。謂之絕倫。李亦有引拔天下英賢之心。輔翼國家太平

之道。已於今月二十九日。狀其實奏。上以建中不工今文。乞令試策。慮朝廷不悉知。願得中丞一言。聞於

相府。俾遂其事。建中得用於朝。得行其道。國家幸甚。天下幸甚。建中非晚偕計西去。應得足下觀其人。始

知介不妄也。建中有秋賦。所投文十篇。論一首。上李屯田書一首。凡十二篇。僅數萬言。今封去。試熟讀之。從可知矣。近復有新文三十篇。寫未得。西去必攜獻左右。介酷愛建中文。謂一本無其於二字。道一本多深。以爲三字。自吏部崇儀來。一人而已。思遠以一本無爲如何。古聖人之道。棘榛已久。其不墜於地也。所去幾何。建中能持之。思遠方大起之。建中以此道訪於人。則恐天下無顧者。思遠獨宜留意焉。天下淫文。輩盛於時。視吾徒疾之如仇。幸與二三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建中若不勝。則吾徒果衰弱不振矣。聖人之道。其將如何。思遠豈不念之。其奏章一通亦封去。介賢思遠。當以道干思遠。知之罪之在思遠。

上劉工部書

留守工部閣下。介前日從公入學。中公索觀佛氏畫象。以一本多佛與老氏與吾聖人爲三教。三教皆可尊也。明日侍公政事廳。同公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公讀三皇二帝之盛。稱所謂佛者。則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介殊不曉。公之旨何爲而爲一本多是言也。當日不敢面責公。夫道之盛。莫盛乎黃帝。而上幾千百君。獨伏羲神農黃帝爲稱首。德之崇。莫崇乎帝少昊。而下萬有餘祀。獨堯舜爲聖人。禹湯文武周公猶不及其號而爲王。後世能躋二帝三皇之懿者。其吾師乎。夫以佛老與一本無以佛老與四字多而佛四方之人乃過十八字。禹湯文武周公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等。則是公欲引西方之人。加於二帝三王之上也。欲引西方之道。行於六合一本作中國之內也。夫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於今。天下一君也。中國一教也。無他道也。今謂吾聖人與佛爲三教。謂佛老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俱爲聖人。斯不亦

駭矣乎乎字介不曉公之旨何爲而爲一本多是言者前日公在學觀書於東庫謂非聖人之書不可留懼後生讀之惑且一本多亂也公之心可謂正矣噫非聖人之字一本多書猶不可觀老與佛反可尊乎夫佛之爲患佛之悖道佛之壞教佛之逆人理佛之亂中國唐則有姚元崇言之於前韓吏部言之於後本朝如王黃州輩亦嘗極言之數賢言之人皆知數賢之言是也苟數賢之言是則佛果不足尙公之知識固不下於前數賢然介不識公何爲而爲一本多是言也朝廷天下名公爲正人出一言作一事朝廷天下皆以爲法言其可一作容易哉伏惟重之不宜介頓首

與楊侍講書

萬象森然紛錯觀諸天則見其序焉百川支然流離觀諸地則見其會焉羣子之言蔓引淆亂觀諸聖則見其宗焉夫書之典謨訓誥誓命詩之風雅頌春秋之經易之卦爻彖象周公之典禮皆聖人之書也聖人沒七十子散微言絕異端起一作羣子紛紛然以白黑相渝是非相淆學者不知所趨僕射孫公雖去聖人千有餘年其人游聖人之門能得聖人之道如親授之爲聖朝儒宗文師承事三帝授經兩朝哲父者明冠於百辟國朝聲名一作禮樂並於三代觀一本多乎人文化成天下公有助焉公沒天下士皇皇失其宗師六經之道羣子之言無所取折衷矣天不使斯文之不傳也故執事嘗親授於公且能傳公之道今執事日侍講崇政殿是又踐公之職能傳公之道復踐公之職亦能紹公之休望聲烈天下幸甚矣陳言有一作諷傳一作經以對開發聖德增光大猷天下有望於侍講介材質不肖拘繫於外竊聞新命嗟

歎欣蹈之不足。繼之百十一作千言。豈能盡一二。聊布意爾。不宜介再拜。

上轉運明刑部書

轉運刑部執事。天聖編敕。今皇帝取太祖太宗真宗三聖之垂憲成法。立爲大中之典。俾萬世常行而不敢易。其當世之要。凡二十有六。若夫寬賦役。遏貪暴。止妖俗。禁浮民。去淫祠。息幻法。皆三王之教也。賦役寬則民樂。貪暴遏則下安。妖俗止則風淳。浮民禁則本正。淫祠去則教厚。幻法息則道明矣。夫樂民安下。淳風正本。厚教明道。誠聖王當留意。賢人宜用心者也。國家布在方冊。坦然明白。官失其守。弛而不行。非書所謂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易所謂后以施命誥四方。執事往日一本無字爲一員外郎。顧天下之宄有不治。一本作宄有六猶嘗憤然扼腕。鬱鬱不樂。一作平足踏天庭。一作手攀帝階。仰首引臆。叫吾君而言之。是時能用執事之策。則天下不終日而太平矣。執事之策不見用。今天下之宄猶不啻乎六也。今執事爲京東十八州轉運使。十八州其地非不廣也。其民非不多也。姑一作務去十八州之宄。以富其地。肥其民。則十八州富且肥矣。執事之帥十八州。而十八州富且肥。異日執事陶宰天下。天下皆富且肥矣。前陳二十六條。蓋修舊舉廢而已。其亦輔治之萬一。惟執事施行之。若其大者。又未可一日而談也。不宜介頓首再拜。

上杜副樞書

樞密侍郎閣下。一夫不獲。若己內於溝中。伊尹相湯之心也。夫父不得煖其子不獲也。兄不得飽其弟不

獲也。夫不得養

一作保

其婦不獲也。然此爲不獲。特匹夫爾。若夫學堯舜孔孟之道。懷伊尹周召之志。文足以綏。武足以來。仁足以恩。義足以教。用其術。國可以反覆。手霸。霸可以反覆。手王。被其風。薄夫皆可以敦。

貪夫皆可以廉。懦夫皆可以立。行其教。風俗可以反古。天下皆可以復嬰兒。而乃窮餓布衣。蟠束巖口。

一作穴上不得施一毫一髮以致於其君。下不得施一毫一髮以及於其民。貧賤厄縛。氣不得須臾舒。心不得

一本多一樂。抱堯舜孔孟之道。伊尹周召之志。老於蓬蒿。此爲不獲甚矣。噫。誰其人哉。泰山孫明復先生

日二字其人矣。先生道至大。嘗隨舉子干科名。希朝廷進用以行其志。三退於禮部。一黜於崇政殿。知其道不與

時合。不敢復進。乃築室泰山之陽。聚徒著書。閒以自適。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先生是也。夫萬物不得其

宜。皆爲不獲。責工以商之事。強農以士之業。負陰者使之在陽。就溼者使之仰高。山者使之居澤。翼者使

之反角。此不得其宜也。如先生宜左右天子。發舒其事業。流福澤於四海。樹功名於無窮。年四十七而髮

盡白。棲遲於山阿。豈其宜也。故曰。此爲不獲也。伏惟閣下之心。伊尹之心也。有伊尹之心。得伊尹之位。豈

容海內有不獲者矣。一夫不獲。伊尹如己內於溝隍。

一作中如先生大賢。而憔悴巖野。閣下宜當如何。种放

隱終南。當時公卿閒。若故相張公齊賢。翰林王公禹偁。集賢錢公若水。皆極力援薦。故太宗一降鶴版之

命。真宗二一本作三字詔遂起。至今以爲國家希曠之事。先生之道。無謝明逸。閣下之心。豈讓於數公哉。伏惟

閣下留意。先生山中所與往來游好者。故王沂公。蔡貳卿。李秦州。孔給事。今李丞相。范經略。張雜端。宋子

京。富彥國。士建中。張方平。祖無擇。執弟子禮而事者。石介。劉牧。張洞。姜潛。李縉明。子京頃年罷京東轉運

使入朝。在殿上舉先生經術道德。乞賜召用。沂公蔡孔意尤厚。未及言而沒。雜端安撫回嘗許論奏。閣下今能薦之於上。數公之美收於閣下矣。州縣吏蠹俗可憎鄙。不知經不涉道。但能任巧智辨一獄。用材力幹一務。如介等輩者。閣下所舉幾百人矣。舉一有道。上有以佐君父。裨政教。下可以厚天下風俗。勸有德而懲貪薄。爲利不細。閣下無忽狂言。不次介頓首。

上李雜端書

雜端執事。魏文公曰。願爲良臣。不願一本無顯字。爲忠臣。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福。世世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蓋樂得堯舜而事之也。夫稷契皋陶一本多。得其時其道易行也。龍逢比干。不得其時。其道難行也。以堯舜爲之君。稷契皋陶爲之臣。朝立敢諫鼓進善旌。誹謗木闢四門。達四聰。明四目。言有不從一本多乎。諫有愆乎。故身獲美名。君受顯號。桀紂爲之君。雖龍逢比干爲之臣。滅德作威。數虐萬方。焚炙忠良。剝剔孕婦。言有從之乎。諫有納之乎。故身受誅夷。君陷大惡。然堯舜爲之君。其道易行也。必有稷契皋陶而爲之臣。其道乃行。故身受美名而不讓。桀紂爲之君。其忠難行也。必有龍逢比干而爲之臣。其忠乃立。故身受誅夷而不避。稷契皋陶。非擇其美名也。龍逢比干。非欲其誅夷也。蓋爲臣之定分。惟忠是守。事君之大義。惟忠是蹈。雖世有治亂。君有昏明。爲臣之分。事君之義。有去就。一本多。忠有廢乎。故龍逢比干敢死而不敢一本多廢忠。書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文公於此。所以惕懼而極言也。今天子神明睿武。負義軒之姿。道德過堯舜。雄毅似禹湯。靜專而動闢。淵默而雷一作聲。一朝嘯然

立起於軒墀之上。獨任萬幾。視前日政有紊亂。一本作素亂。素綱紀者。一發號令。正七條事。越五日。又罷入御樂官。頽風埽焉。權臣屏焉。教化政令。自天子出焉。又三日。引河陽舊相李公居廊廟。以總大政。任元老也。取青州牧天章閣范公領中司。以執憲法。用正人也。召閣下自河北轉運使入霜臺。以知雜事。求直臣也。留太常博士范仲淹爲諫官。以司獻替。開言路也。倬哉雄斷睿略。深謀大智。其三王之舉也。執事懷王佐才略。魁閎亮直。揭於朝右。得堯舜之主而事之。其道固易行也。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獨讓稷契皋陶乎。願爲良臣。獨無魏文公之盛心乎。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執事冠獬豸。簪白筆。執天子法。繩內外九品官。無使不仁在君側。春秋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焉。夫日月天之目也。日月沒。氛祲掩六合。天爲之昏。日月升。煙霧卷四遐。天爲之明。御史天子之目也。御史曠厥職。佞邪蔽九重。君爲之昏。御史舉厥職。姦醜竄四裔。君爲之明。執事職彈舉日。正色立於朝。持天子綱紀。肅正朝序。無使佞邪蔽君之明。天下綱紀在一臺之綱。一本作土字。臺之一字。無此二字。綱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四海無不正者矣。惟執事思厥職。知所任。一本多說。克思三字。既克知其理。又一本無其。克行其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執事始以直道進。亦以直道修。善之善者也。無干大易折足覆餗之罪。使天下有名器假人之議。所望於執事也。介嘗聞於稠人廣衆中。舉天下忠謇骨鯁之士。則以執事爲首。天子聰明睿智。察搢紳中能直言敢諫。剛正不撓。亦爲無過執事。故天子發於精衷。外取執事。處於憲臺。以持天子綱紀。天下聞之。皆曰。天子能得人。亦曰。執事能稱職。介嘗忝被大賢眷顧之遇。懼萬一有所不副。

天子意。俾天下稱天子。

俾天下稱天子六字一本作天下不稱俾天子暨天下皆十一字

失知人則哲之明。敢告之於初。執事聽納焉。

與士建中秀才書

四月四日。徂徠石介謹致書士君茂才足下。洪水方割。下民其咨。禹乘四載。隨山刊木。櫛風沐雨。以安橫流。以平九州。武王既定禍亂。紂之餘民。瘡痍未合。周公踐阼攝政。方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下白屋之士。制禮作樂。以成太平。幽厲失道。天下陵遲。孔子絕糧於陳。削迹於衛。伐樹於宋。歷聘七十國而不得用。刪詩書。定禮樂。贊易象。修春秋。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斯三聖人固已勤矣。固已勞矣。然而卒不憚者。息民患也。行聖道也。孔子既沒。微言遂絕。楊墨之徒。榛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詎敢行。放淫辭。勸齊宣梁惠七國之君以行仁義。炎靈中歇。賊莽盜國。衣冠墜地。王道盡矣。揚雄以一枝木扶之。著太元五萬言。以明天地人之道。作法言十三篇。以闡揚正教。魏晉迄陳隋。帝王之道。埽地而無遺矣。生人之命。遂絕而不救矣。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干隋文帝不遇。退居河汾之間。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讀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佛老之教。盡於中國千百年矣。韓愈憤然於千百年下。孤力排毀。不避其死。論佛骨。貶潮州八千里。而志彌堅。守益堅。斯四賢者。亦已勤矣。亦已勞矣。然而卒不憚者。亦以息民患也。行聖道也。蓋古聖賢方其天下未寧。生人未安。聖道未明。以謂職在於己。不敢安其居也。方今正道闕壞。聖經墮離。淫文繁聲。放於天下。佛老妖怪誕妄之教。楊墨汗漫不經之言。肆行於天地間。天子不禁。周公孔子之道。孟軻揚雄之文。危若綴旒之幾絕。先生不救。吾徒豈得而安居乎。雖不逮古聖賢遠矣。亦當窮精畢力而後

已。庶幾其道由吾徒而後麤存。猶愈於不爲也。足下生民之先覺者也。適水者天下之人西。而足下獨東矣。蓋滄海之所在也。適山者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足下獨之魯矣。蓋泰山之所處也。適於東須至於海。至於海必涉其深。然後知水矣。之於魯須登泰山。登泰山必窮其高。然後知山矣。適於東不至於海。如不東矣。至於海不涉其深。如不涉矣。之於魯不登泰山。如不之魯矣。登泰山不窮其高。如不登矣。況其中有道而止者乎。介幸而不隨天下之人之秦之越。而獨隨足下。足下其援我手。我其躡足下履。牽連挽引。庶能至焉。慎無爲半途而廢者。不宜介再拜。

與張洞進士書

六經皆出孔子之筆。然詩書止於刪。禮樂止於定。易止於述。春秋特見聖人之作。褒貶當時國君世臣。無位而行誅賞。不得如黃帝伐蚩尤。舜流四凶。禹戮防风。周公殺管蔡。明示天子之法於天下也。故其辭危。其旨遠。其義微。雖七十子莫能知也。左氏公羊氏穀梁氏。或親孔子。或去孔子未遠。亦不能盡得聖人之意。至漢大儒董仲舒。劉向。晉杜預。唐孔穎達。雖探討甚勤。終亦不能至春秋之蘊。六經詩易。春秋爲深。詩有文武之政。周召之迹。列國之風。卜商之說。易有伏羲文王之敍。推之差易明。考之差易見。獨春秋專出孔子之筆。故曰君子之於春秋。終身而已矣。明遠始受業於子望。又傳道於泰山。孫先生得春秋最精。近見所爲論十數篇。甚善。黜三家之異。同而獨會於經。子固以拳拳服膺矣。明遠纔三十二歲。已能斬稂莠而擷菁英。出紅塵而摩蒼蒼。討尋不倦。智識日通。異日於春秋。其將爲諸子師。明遠勉之。不宜介再拜。

上王狀元書

狀元舍人君貺執事。人在憂患。則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然憂患有緩急。若夫墜而入井。非憂患也。走而蹈於火。非憂患也。陷於鋒刃。值於寇亂。非憂患也。罹於凍饑。竄於蠻荒。非憂患也。沒於河溺。溺於海。非憂患也。覆於巖石。投於湯鑊。非憂患也。何者。夫入井。蹈火。鋒刃。寇亂。凍饑。蠻荒。投河溺海。巖石湯鑊。不過暴一身而一作死爾耳。自古皆有死。胡憂患之云哉。而乃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是苟避死亡一作已。丈夫羞之。一作爲。嗚呼。石氏自周漢以來。至於吾宋之八十一年。百餘祀。自高祖以降。至於六世孫七十喪。咸未改葬。此直可以謂之憂患矣。不哭號叫訴。以求恤於人。則無能以濟茲事。所以數百里之外。聲盡氣絕。而繼之以泣。以告於執事也。嗚呼。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其制著之禮經。是故春秋譏緩葬。石介之葬。可謂緩矣。先人三十年營之。迄於今年之八月。志未就。而先人沒。當將終之時。制淚忍死。執介手以命於介。且曰。汝不能成若翁之志。吾不瞑矣。故介自受命以來。十有七月矣。未嘗敢一飯甘。一寢安。一衣暖。一飲樂。坐不敢正席。行不敢正履。終日戰戰慄慄。若懷冰炭。若負芒刺。大懼墜先人之命。移天下不孝之罪。萃於厥躬。小子受譴於明。先人抱恨於幽。七十喪之魄。無所依歸。是用今年八月。先人之吉歲嘉月也。以圖襄事。嗚呼。石氏自高曾以來。以農名。家居東附徂徠。西倚汶。有故田三百畝。附徂徠者。磽确稱不入。倚汶者。雖肥墳。閱歲汶溢爲害。逢歲大有。困不滿三百石。食常不足。賴先人祿賜。介又幸有秩。姑逃於凍餒之患。先人沒。祿賜絕。介服喪秩亦闕。專以田三百畝。衣食夫五十之口。去年平原出水。蝗爲災。三百畝

之田。不壓水則飢蝗。死者固不可忘。生者又不可不養。先人三十年營所葬之資。已爲五十口衣食之用。今茲大事。當用五十萬。不干於有道。終不克葬。嘗聞昔郭代公爲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爲學糧。有衰服叫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卽命以車。一時載去。毫無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絕糧。不能成學。一作舉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卽搜於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夫人皆有施也。施之而宜。一作謂之義夫人皆有恤也。恤之而違。一作謂之仁二公之施。至於漏泉。可謂義矣。二公之恤。及於枯骨。可謂仁矣。夫德莫大於仁義。德厚者流必遠。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降於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介今之窮。過於彼衰服與書生者。執事能以代公河東仁義拔介之窮。而成介之葬。執事之施。固不求報。而介德執事也。當如何焉。惟執事念之不次。介叩頭泣血再拜。

上孔徐州書

徐州諫議閣下。聖人之道。不行久矣。魯。周公之國也。閣下。聖師之後也。道將興。必自魯始。魯將復聖人之教。必自閣下先。故天下常引領望於魯。常一心屬於閣下。今觀閣下於聖人之道。可謂能篤勤服行而不倦者也。魯之人則猶有儒言而墨行。未盡入聖人之道者。魯且如是。遽然望天下之一歸於道。豈可得也。嗚呼。周公死數千年矣。聖師沒亦數千年矣。經於秦。歷於晉宋梁隋。至於五代。魯幾何不悖義。一作髮而蔑仁。一作左班也。遭乎老汨乎莊韓。亂於楊墨。逼於佛道。幾何不絕絀而墜地也。今魯國服衣冠口誦聖人書者。不絕。周公孔子之道。未盡泯滅。閣下復能力行之。則前謂道將興。必自魯始。魯將復聖人之教。必自閣下

先其不然乎。介亦魯人也。有志於道。亦常懷然思有以佐閣下。患乎其未能也。顏太初魯人也。實能焉。則閣下已得之矣。有姜潛。故史舒館一作嶼之姪也。介素所畏服。其人存心篤道。好學服善。樂死忠義。能守志節。亦能佐閣下行道者也。閣下俱收之。使介三人佐閣下。道其不行乎。然則道之行果自魯始。魯能復聖人之教果自閣下先。伏惟大賢少留意焉。近所著文字數萬言。實無可觀。亦以見其用心也。編寫成。輒敢寄去。輕冒台嚴。不任戰慄之至。不宜介頓首。

上孫少傅書

再拜獻書於少傅閣下。古之人有不幸而生孔子既沒之後。孟軻尙未生之前。前不得師孔子。後不得師孟軻。不歸楊則歸墨矣。雖有生當孔子孟軻之時。不幸而居海疆之外。荒徼一作蠻之閒。去聖居一作中國遠。不得就聖賢而學之。服終桀服一作左衽。而言終桀言一作條離矣。今有人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孔子與孟軻者同其里。則是生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而師之。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噫。孔子沒也。三千七一本作七十二之徒隨喪。聖人之道。無關鍵。扃鑰以固。夜半有人壞墻撤扉。挈之而去。則人人各由其門戶自出處焉。不幸又有穿窬之盜。盜之而出於中國之內。放諸四荒之外。故有楊墨佛老氏之教作焉。楊墨佛老之下。諸子且數百。又乖而離之。合諸妖妄怪誕。復有縱橫家者。雜家者。刑名家者。小說家者。儀秦商鞅韓非莊周之徒。蠱起而莫之禦也。譬諸水出諸瀆。溢於防。汪一作浩然汗漫。或入於沱。或汭於漢。無所屬焉。譬諸途背諸夏。由諸徑。紛然支離。或之於蠻。或之於貊。一作貉無所會焉。雖孟

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相與止其橫流頽波會於宗源夷其荒棘蕪梗由諸大路一人防之萬民決之奔溢流散常不能勝防矣一人廓之萬人塞之蕪沒榛莽常不能勝廓矣故聖人之塗多梗韓愈死又且數百年大道之荒蕪甚矣六經之闕廢久矣異端乖離放誕肆行而無所畏邪說枝葉蔓引寢長而無所收挈正經之旨崩析而百分之離先人儒一作之言一作叛一作散而各守之春秋者孔氏經而已今則有左氏公羊穀梁氏三家之傳焉周易者伏義一作文王周公孔子而已今則說者有二十餘家焉詩者仲尼刪之而已今則有齊韓毛鄭之雜焉書者出於孔壁而已今則有古今之異焉禮則周公制之孔子定之而已今則有大戴小戴之記焉是非相擾黑白相渝學者茫然恍惚如盲人求諸幽室之中惡覩夫道之所適從也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楊子曰萬物紛錯則經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伏惟閣下潛心於仲尼適一作之於堯舜文王明於天地人之際潛心於仲尼適一作之於堯舜文王則爲正道明於天地人則爲真儒然則聖人之道果不在他人在於閣下也昔孔子居於洙泗之間七十子與三千之徒就之而不肯去也孟軻則有公孫丑萬章之徒揚雄則有侯芭之徒文中子則有程元薛收房魏之徒韓吏部則有皇甫湜孟郊張籍李翱之徒隨之而師皆能受其師之道傳無窮已顧介何人獨不能從閣下而學乎顧閣下獨不欲傳授於其徒乎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弗協於極弗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余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又孟子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互鄉難與言童子見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茅容耕於野等輩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孟敏荷甌墜地不顧而

去郭林宗異之。因勸令學。皆成德知名。介至愚且甚不肖。比之互鄉童子。危坐愈恭。墜甑不顧者。庶幾其可勉而至於道也。惟閣下進退之。小子狂狷愚闇。懵無所知。肆其說於大賢人君子。其罪不容誅。固甘心受戮而無悔焉。朝聞道夕死可矣。豈復逃其誅。云。不宜介惶悚戰汗頓首再拜。

答歐陽永叔書

同年永叔學士足下。獻臣過。駐舟上汴見訪。以永叔爲書。既且驚且慰。介常自以鷲下。不敢輒託後賢之游。絕望光輝久矣。豈意永叔猶爲齒錄。勤勤數幅。遠以相遺。有以見同年之義。彌久而益篤也。珍荷珍荷。書中且曰。頻見僕所爲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硜硜然有一節之長也。若曰文則未能。至作者之髣髴。豈足當君子之談哉。愧畏愧畏。書中言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此則自蔽塞。自有所未見也。永叔謂得僕當朝。聞而不俟終日去也。有須辨論。亦當復之。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爲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自幼學書。迫於弱冠。至於壯積二十年矣。歲月非不久也。功非不專也。心非不勤且至也。獨於書訖無所成。此亦不能強其能也。豈非身有所不具乎。僕常深病之。實爲無一作無奈何。少時鄉里應舉。禮須見在仕者。未嘗能自寫一刺。必倩能者。及爲吏。歲時當以書記通問大官。亦皆倩於人。或無人可倩時。則廢其禮。或時急要文字。必奔走鄰里。祈請於人。此爲之不能也。今永叔責我誠是。然永叔謂我特異於人以取高耳。似不知我也。夫好爲詭異奇怪以驚世人者。誠亦有之。皆輕浮者所爲也。則非行道正人篤行君子之

所爲也。介深病世俗之務爲浮薄。不敦本實。以喪名節。以亂風俗。思有請於吾聖天子。吾賢宰相。願取天下輕險怪放逸奇之民。投諸四裔。絕其本源。以長君子名教。以厚天下風俗。今反肯自爲之乎。僕誠亦有異於衆者。則非永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爲佛老。其徒鬬鬬乎聲。附合響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今天下爲楊億。其衆嘵嘵乎口。一倡百和。僕獨確然自守。聖人之經。凡世之佛老楊億云者。僕不惟不爲。且書力擯斥之。天下爲而獨不爲。天下不爲而獨爲。茲是僕有異乎衆者。然亦非特爲取高於人。道適當然也。苟必欲取高於人。古之聖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大儒。莫如孟軻揚雄。古之賢聖。莫如皋陶伊尹。天下之所尊莫如德。天下之所貴莫如行。今不學乎周公孔子孟軻揚雄皋陶伊尹。不修乎德與行。特屑屑致意於數寸枯竹半握禿毫間。將以取高乎人。何其淺也。且夫書乃六藝之一耳。善如鍾王。妙如虞柳。在人君左右。供奉圖寫而已。近乎執技以事上者。與夫皋陶前而伯禹後。周公左而召公右。謨明弼諧。坐而論道者。不亦遠哉。古之聖人大儒。有周公。有孔子。有孟軻。有荀卿。有揚雄。有文中子。有吏部。古之忠弼良臣。有皋夔。有伊尹。有蕭張。有房魏。皆不聞善於書。數千百年間。獨鍾王虞柳輩以書垂名。今視鍾王虞柳。其道其德。孰與荀孟諸儒。皋夔衆臣勝哉。夫治世者道。書以傳聖人之道者。已能傳聖人之道足矣。奚必古有法乎。今有師乎。永叔何孜孜此乎。又謂介端然於學舍。以教人爲師友。率然筆札。自異學者所法。噫。國家興學校。置學宮。止以教人字乎。將不以聖人之道教人乎。將不以忠孝之道教人乎。將不以仁義禮信教人乎。永叔但責不能書。我敢辭乎。責我以此。恐非我所急急然者。介日坐堂上。則以二帝三王之書。周

公之禮。周之詩。伏羲周公孔子之易。及孔子之春秋。與諸生相講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不啻離於口也。三才九疇五常之教。不啻違諸身也。教諸生爲人臣則以忠。教諸生爲人子則以孝。教諸生爲人弟則以恭。教諸生爲人兄則以友。教諸生與人交則以信。勉勉焉率諸生於道。納諸生於善。歐諸生以成人。諸生不學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遺。不服乎三才九疇五常之教。不思乎忠於君。孝於親。恭於其兄。友於其弟。信於朋友。而拳拳然但吾書之法是習。豈有是哉。僕之書實不能也。因永叔言。僕更學之。永叔待我淺。不知我深。故略辨之云。餘俟君子之教。不宜介白。

上范青州書

三月十五日。鄆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石介。謹直書惴惴於青州知府待制閣下。新臨胸縣令將行。其子介竊躍而喜曰。大人所治臨胸所屬青州。青州之牧曰天章閣范公。公朝廷正人。雅士名臣。旒冕之前。廊廟之上。議論軒軒。肆直而敢言者有公。臺閣之間。朝廷之內。風采巖巖。凝峻而可言者有公。公牧青州。法令簡而一條。教寬而密。禁網疏而不漏。刑罰清而民服。體大而易守。制嚴而易行。茲彰不苛細。公日晨坐廳上。據几橫膝。與諸僚譙語。襟度夷雅。神情閒曠。若無事視。凡在庭下立而聽趨而視。俟以百數。公臆決頤指。在時頃閒。各各辨其理而去。諸曹戢口翕舌趨走承命而已。屬縣束手無事。供給應教而已。臨胸僻在州南四十里。荆榛荒磧之中。邑小易治。民少易養。上承指顧。奉行條令。其無不逮乎。大人可安矣。曰。吾雖守吾廉。躬吾勤。夙夜匪懈。其庶幾不廢職。然而吾老矣。精力衰耗。減於前日。思慮昏昧。

不及當年。家貧累重。猶未能棄官歸田中。覲然面目。尸其事。竊其祿。以飽而宗族。其罪大矣。苟太守不責吾不能掩匿保全。不失其位。則太守之仁於吾也實厚矣。介不佞。嘗以庸鄙。一被大君子之顏色。天性之閒。惴惴逼切。雖穴賤疏遠。不佞尚敢鋪之於左右。閣下將罪之乎。雖罪之亦不敢辭。不勝人子之懷誠。干冒威嚴。惶悚不宜。介頓首再拜。

與祖擇之書

濟道南

一作

通理廷尉評事足下。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惟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

明復先生。自周以上聖人。若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武王。皆有天下。獨孔子無位。身爲旅人。聘七十國。卒不遇。乃遭厄陳畏匡。削迹伐樹之困。自周以下賢人。若孟軻。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荀況三爲祭酒。再爲蘭陵令。揚雄仕至執戟。仲淹河汾之徒。

一本無徒字。

有田有廬。吏部官字。

一本多

登仕侍。

一作郎。

立淮西功甚矣。獨先生四十九歲。病臥山阿。衣弗充。食弗給。日抱春秋周易。讀誦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上無斗升祿以養妻子。無賢諸侯名卿賢相以相慰薦。下無一夫之田。五畝之桑。以供伏臘。可謂窮矣。然孔子之窮。窮於無位。不窮於所以爲孔子者。先生之窮。窮於身而不窮於道。烏得謂之窮乎。今夫衣弗充。食弗給。不足以逃饑寒之憂。而且再世未喪。亟謀襄事。被衣衾棺槨不具。日夜泣涕。仰天悲嗟。此所爲先生之窮也。先生窮於身。而吾曹窮於勢力。不能致先生於泰。擇之以文章命世。登甲科。通理列郡。有富貴之基。公相之望。在吾曹閒。擇之若有勢力者。故敢以先生之窮告於擇之。惟擇之窮勢力而後已。無

使先生終否。不宜介再拜。

與君貺學士書

狀元監丞閣下。介守官在郢。及來南都。客車轉轉。從京師來。說皇帝親臨軒。第二勝狀元。君馳文章聽。軒壓兩制。宗老儒師。明道二年。皇帝舉數十年已墜之典。紹神宗丕赫之盛。禮躬行東郊耕藉田。典籍之臣。翰墨之士。逮天下濡毫奮英。稱文人者。屬接踵趨丹鳳門上。長幅鉅軸。游揚歌頌。今上之休烈偉績者。千有餘篇。殿中第其次。狀元君在第一。昨日潘公佐見過。又袖閣下與嚴上人平臺集序相示。淵深純粹。雄壯高拔。格如唐柳宗元。劉禹錫。意若到韓退之吏部。柳仲塗崇儀。唐去今百餘年。獨崇儀克嗣吏部聲烈。張景僅傳崇儀模象。王黃州。孫漢公。亦未能全至崇儀。賈公竦。劉子望。又零丁羈孤不克振。故本朝文章。視於唐差劣。復自翰林楊公唱淫辭哇聲。變天下正音。四十年眩迷盲惑天下。瞶瞶晦晦。不聞有雅聲。嘗謂流俗益弊。斯二人遂喪。恐恐焉大懼聖人之道絕於地。欲以一毫髮一縷絲維持之。誰可能施一毫髮一縷絲力。且道至重也。不有非常力。莫能舉之。孔子下千有餘年能舉之者。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文中子。吏部。崇儀而已。豈一毫髮一縷絲力所能維持之哉。故當思得如孟軻荀揚文中子吏部崇儀者。推爲宗主。使主盟於上。以恢張斯文。而不知有盟主在目。一作哥前乃汲汲焉狂奔浪走數千里外。以訪尋之未得。且臨殮忘食。中夜泣下。謂斯文必墜。不能使聖人之道大開通而無榛塞也。狀元力排貶斥淫辭哇聲。獨以正音鼓倡乎羣盲衆迷。將廓然開明乎天下耳目。而早以文章得狀元於天子。今文章聲琅琅落

天下不三四年。翺翔入兩掖。代天子作訓辭制命。號令乎天下。鼓動乎萬物。年不過三十。當論道巖廊。凝猷鼎鼐。庶熙帝謨。代天工。躋海內太平。主盟斯文。非狀元而誰。噫。孟軻荀卿揚雄文中子吏部能得聖人之道。上能維持之而不絕於地。時無君以無位。何嘗施其道。一二於斯民哉。豈若狀元親得赫赫聖天子。復旦暮當宰理天下。則又能施其道於吾君。致吾君卓然在乎三五之上。施其道於斯民。薰然游乎致和之中。嗚呼。物極則反。斯文弊亦極矣。非陛下聰明神聖如堯舜如禹湯。非狀元恢闊偉傑如荀孟如韓柳。斯文不復矣。吾知夫三代兩漢之風。追還在於朝夕矣。區區李唐。豈足稱舉哉。介不佞。學斯文好斯道有年矣。幸綴狀元之末。聞之喜不勝。急寫數百言。致於闕寺。以賀斯文不墜地矣。且賀聖天子親臨軒第二。勝之得人矣。不宜介再拜。

上孫先生書

先生坐前王十二來。辱惠長歌。褒借過實。豈所克當。讀之赧然汗下。且曰。攘臂欲操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僞。此得介之心。誠不敢讓。然熙道藹深。介實淺近。若筆力雄壯俊偉。坐周公之堂奧。鼓軻雄之文辭。則俱不敢望先生斯道。使先生與熙道爲元帥。介與至之。明遠。被甲執銳。摧堅陣。破強敵。佐元戎周旋焉。曹二任三。坐於樽俎之間。介知必克捷矣。然後梟豎子輩首。致於麾下。使斯文也。真如三代兩漢。跨踰李唐萬萬。使斯道也。廓然直趨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介嘗自視身不滿三尺。見人語訥訥不出諸口。被服儒衣冠。舉步趨跽爲書生。於斯道也。身自視若八九尺長。方目廣額。體被犀甲。頭戴鐵盔。前後馳十萬。

騎膽氣雄烈。無所畏恐。故嘗自道吾年纔三十。吾心已不動。誰謂石介剛過於孟軻勇。此誠敢自許也。然主斯文。明斯道。宗師固在先生與熙道。前書見戒。又見先生之存心深且遠也。熙道常見誨。去其不得於中而就於中。去者常五六。而合者僅一二。自知之甚熟。不能一去之也。近又得劉公公之道。公之心如熙道。公亦常以此相教。去者八九。而合者或六七。先生直斥其不合。使去之。求合於中。其言深切著明。又過於劉公與熙道也。今自視可盡去。而合者幾八九。介所謂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者也。顏子幾自誠而明者也。能拳拳服膺。乃亞於聖人。介豈敢視前人拳拳服膺。庶幾異不能期月守。無忌憚者矣。顧賢人未得進。生民未得泰。道未得行。如坐塗炭之上。不得須臾安。火將及皮膚。不覺時疾。叫大號。叫與號無他。將以救天下之皮膚也。彼不仁者甚。既不能救之。復怒其叫。且號。先生如何。介後乃知其叫且號之無益也。默焉而已。嘗與熙道說先生逾四十。未有室嗣。先大夫之遺體可不念也。近又得曹二書。復言及斯。明遠來論之。相對泣下。非先生之事也。朋友門人之罪也。因思得與數君子同力成先生一日事矣。今當且與先生足奉祭祀養妻子之具。亦且爲先生擇善良以待巾櫛。然後爲先生築室於泰山徂徠閒。以周公孔子之道輔聖君。先生如終不起。泰山徂徠。泉石松竹。可吟可賞。以周公孔子之道而自樂焉。先生亦何少。春夏交許見臨。不勝忭喜之至。介頓首。

與范十三奉禮書

思遠足下。辱書與熙道。言天感應爲失。天至高也。在蒼蒼而可仰者。知其天也。而不可就而測之也。天感

應不感應。不可得而知。若取子厚天說。禘說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而禍者自禍。則似不合聖人六經中旨。書曰。天道福善禍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樂天知命。故不憂。語曰。君子畏天命。果不能賞功而罰禍乎。禘說曰。致雨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所謂偶然者。則書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狂僭豫急。蒙則反是。桑穀共生於朝。雉雊於鼎。禾異畝同穎。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詩曰。貽我來甦。火流於屋。春秋時。周室弱。王道壞。五行相殄。彛倫攸斁。經書星隕。日蝕。水災。螟傷稼。皆偶然也。子厚直取堯水湯旱而爲之說。後世昏主暴君。虐民賊物。肆情恣惑。天爲譴告。以示警懼。曰。堯與湯大聖人也。猶且見九潦七旱。豈天警戒我乎。不惕厲。不修德。窮所欲。益耗荒。天其不亡之乎。見災而懼。高宗所以中興。不畏天命。桀紂所以覆滅。如子厚之說。汨彛倫矣。天感應不感應。吾則不知。六經夫子所親經手。吾取聖人之言而言之。子厚之說是耶。聖人之言是耶。足下至乃謂人自人。天自天。天人不相與。斷然以行乎大中之道。行之則有福。異之則有禍。非由感應也。夫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善。善降之福。是以善感天。天以福應善人。不能行大中之道。則是爲惡。惡則降之禍。是以惡感天。天以禍應惡也。此所謂感應者也。而曰非感應。吾所未達也。人亦天。天亦人。天人相去。其閒不容髮。但天陰臨下民。不如國家昭昭然。設爵賞刑罰。以示人善惡。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文中子曰。三才之道不相離。又

乾卦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揚雄曰：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天人果不相與乎？熙道通天地人者，故言人必言天。言天必言人。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元經以其人事終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言人而遺乎天，言天而遺乎人，未盡天人之道也。足下思之，不宜介頓首。

上韓密學經略使書

經略密學閣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近自唐觀之，武氏變唐爲周，非常也。梁公立非常之功，祿山盜據兩京，非常也。汾陽立非常之功，朱泚之亂，非常也。西平立非常之功，淮西之賊，非常也。晉公立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敢侮天子，以荒域而慢朝廷。一作中國以螻蟻而亢至尊，亦非常也。求非常之人，立非常之功，莫若閣下。聖君聰明，能知人，故自與師以來，閣下獨當上注意。曾未期歲，由中諫升爲樞密直學士，是急非常之功於閣下也。得不留意焉。今用兵之處，誠似得人。然建大廈者非一材，維泰山者非一繩。爲梁公猶取張柬之、桓彥範五人爲之助，而一作爲晉公亦以韓吏部、馬總、柳公綽諸君子爲之佐。然後功立成也。前竊見閣下言貝州人趙三郎者，深州人李七郎者，彼徒以武力可任，閣下尙且不遺之。況於天下之豪傑哉？泰山布衣孫復，一作明梁構，一作天平布衣姜潛，任城布衣張洞，皆有文武資材。仁義忠勇，計策謀略，可膺大任。國家無事時，足容偃蹇山林，嘯傲雲泉。今邊寇內侮，牽朝廷露師轉粟之勞，煩吾君宵衣旰食之慮，復等豈得申申燕居，飽食高枕也？閣下經略陝西，苟得四人，實有以助成閣下非常之功，不次介再拜。

與董秀才書

董君足下。四月中辱書。其辭何高。而其禮何降也。介世之不肖人也。足下待之且如此。有張晦之者。足下以謂何如人也。介視晦之數百里。有孫漢公者。足下以謂何如人也。介視漢公數千里。有柳河東者。足下以謂何如人也。介視河東數萬里。有韓吏部者。足下以謂何如人也。介視吏部又數萬里。介如此其不肖。足以拳拳焉。勤勤焉。猶將以爲不可得而見者。設若晦之。漢公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晦之。漢公猶足待。設若河東吏部在。足下當如何待之也。足下好賢服道之心誠篤。世有如介者。且爲勤勤焉。拳拳焉。慕之如不及。今有如河東者。如吏部者。未信足下果能待之如河東吏部乎。富春明復先生。潛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三十年矣。其心盡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用。而深通孔子之心。其道高於天下而窮於一身。其文出於千古而否於當時。其行齊乎古人而輕於衆俗。年四十有四。而兩鬢盡白。今旣走泗上。又走京師。躬負其王考母暨先君先夫人之骨。將藏於泰山徂徠之間。而貧無以具棺槨。先生朝夕仰天而哭。先生則河東吏部也。足下果能以河東吏部待先生。而足下豐於財。又富於義。而宜一作卒成先生之葬。然後知足下好賢服道心實篤。足下願交於介而思聞於道。以是觀足下矣。不宜。介再拜。

與張秀才書

魯人石介。十月二十六日。復書張君秀才足下。足下始遺舊文兩編。中遺長書千餘言。今復示新文二十篇。足下之待吾。不亦勤且至乎。中心非石。能不感激。然觀足下之待吾。勤且至。始終遺吾文凡五六萬言。

必非與吾求勝也。亦將以吾能有益於足下者爲之揚摧也。吾豈敢默焉無發。吾觀足下之文五六萬言。如觀於天。吾見萬象森布羅列於上。吾不見日行之有道焉。月行之有次焉。星行之有躔焉。然水汗漫中夏。其泛也。其廣也。其出必有源。其歸必於海。出不於其源。歸不於其海。則爲中國之患焉。豈得所以爲水之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爲文之道也。由是道。則聖人之徒一作中國之人矣。離是道。不楊則墨矣。不佛則老矣。不莊則韓矣。足下爲文。始宗於聖人。終要於聖人。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於海。盡爲文之道矣。不宜介曰。

與士熙道書

介頓首。熙道仁兄祕校。四月十二日明復至。十八日孟曼卿學士來。始得兄書。發讀之。凡數復。熙道之心。知我厚。愛我至。聞我有疾。施其鍼與火而攻醫之。饋其藥而救利之。不苦口不瞑眩疾不愈。兄之言深切而直中吾病。病雖膏肓亦可及焉。況吾病未至膏肓。兄之藥苦吾心腹瞑眩吾疾有不瘳乎。吾病今愈矣。熙道寬焉。吁。天以剛正直烈授於吾。而不納吾於中。蓋所得偏爾。夫剛正直烈之氣偏而不中其弊如何。吁。天不能全與我。使我羅不協於中之咎。於今之世。天幾禍我哉。天不能全與我。熙道以中。配我剛正直烈之氣。我剛正直烈之氣。得中道輔之。我其全乎。天不能全我也。而熙道全我。我受剛正直烈於天。受中於熙道。剛正直烈得中。然後謂之道。不得中無所成人。我今而後。自知已一作幾於道近一作僅於成人矣。熙道於我不啻於天也。我德熙道其如何也。劉公亦嘗教我。明復又激切戒我。我非石之無心。土之無情。能

不爲感發而少寤焉。吾今非特少寤也。盡知前日所爲之非。已刮去無纖髮存者也。嗚呼。吾道之難行也如此。將爲奈何。常以爲位者。行道之器也。得其非能行道之位。不行矣。如何之位。可能行乎道。介自顧形質短陋。恐終不得所以行道之位。不得其位。肯將已乎。不得行之於上。當存之於下。不得施之於天下。當畜之於一身。不得利於當世。當垂之後人。則一作明將退去泰山矣。泰山吾居也。且周公孔子之道雖大壞。周公孔子之道常不絕。況今天下大治。聖人之道大行。魯大可居矣。吾且審卜之。終不得進。則與明復偕往矣。區區之心。盡此而已。京東河朔異屬。我守官東。熙道在北。一作此有大幸會。恐二年閒未得相見也。盛暑爲道自重。不宜介再拜。

與裴員外書

裴君員外足下。前日專使至。厚賜長書。目駭心悚。流汗竟趾。非所當。非所當。夫咸章韶夏。至樂也。不奏於夔牙之府。而奏於鄙俚。惡能審其聲而知其音也。飛兔騷夏逸馭也。不聘於王樂之前。而鬻於市。人惡能審其駿而知其良也。然而餒甚者。人饋之以太牢。雖食之不知其旨。而知貪乎味也。如渴甚者。人飲之以旨酒。雖啜之不知其醇。而知嗜其甘也。固亦心腹飽飫而靈府浹洽也。噫。文之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黃州。孫漢公輩。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有會。而淫哇之聲。百千萬變。徒囋囋惱人心。噪噪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派彌多。天下悠悠。其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斯自驕。故組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

怪詭誕之說。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之於堯舜周公孔子之聖人。唯詰屈一徑而已。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爲芟去其荆棘。逐去其狐狸。道大開而無荒磧。人由之直至於聖。不由曲徑小道。而依大路而行。憧憧往來。舟楫通焉。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如。動無有阻礙。往年官在汶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郡。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爲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爲懼也。然則吾願與足下協施其力而助二人焉。來書過稱。將走六服之外。至於百里而避之也。豈敢當。惟足下無中道叛去。幸甚。不宣。介再拜。

與范思遠書

思遠足下。大江可涉也。有鼃鼃蛟螭橫焉。泰山可登也。有虎豹豺狼當焉。不斬其鼃鼃。戮其蛟螭。江終不可涉也已。不殲其虎豹。殄其豺狼。山終不可登也已。聖人之道。猶大江也。猶泰山也。今之爲榛塞者。其害何啻鼃鼃蛟螭虎豹豺狼。夫欲聖人之道。大通四海上下。流行而無阻礙。必也先闢去其榛塞者。距退楊墨。然後孟子之功勝也。排去佛老。然後吏部之道行也。思遠亦嘗思之乎。介嘗謂他日有功於此者。必在思遠與士建中熙道者。故去年冬。曾以書暨熙道文字十二篇。附致思遠書中。言熙道非有過實者。但思遠未嘗深與之語。自是迄於今。凡六七月。不聞命。疑思遠不深以介爲然。介雖甚無識。嘗與家人童孺言。亦未嘗妄毀譽人。敢誣於大君子乎。思遠今欲追復古聖人之道。非熙道恐無可與同闢去榛塞者。未知終以爲如何。

與漢州王都官魚屯田書

鮮于同年來出書兩函。詩二首。且具道盛意。介不肖人也。何以當二賢公之奇遇哉。嘗念今之州郡。賢於古之列國遠矣。孔子聖人也。以聖人而歷聘於七十國之君與其大夫。無一人能知孔子之聖者。孟軻荀卿聖人之徒也。以聖人之徒。游說於當時。卒亦不遇。而況當孟軻一作孔孟荀卿之時。列國各自爲政。能用一賢人。則強於鄰國。伯於諸侯。如孔子用。則又豈至是而已哉。用聖人之徒。利於其國若是。而皆忽焉不用。今夫政一出於朝廷。州郡守天子土地。養天子民人。執天子教條。畏天子法令。功賞罪刑。一作刑罰大小歸諸天子。毫髮不敢有諸己。雖其國有如孔子孟子之徒。於我何利焉。況孔子孟子荀卿之徒。曠幾千百年而後。有一人生。而今之州郡。禮布衣。下白屋。虛懷勞己。吐哺握髮。孜孜不怠晝夜。且古之用一賢人。則強國伯諸侯。今得一賢士。無分寸利於其國。又況萬萬無孔子孟荀之徒。接引如是之勞。禮貌如是之隆。推是而言。賢於古之列國遠矣。如明公者。則賢於今之州郡。所禮士人。必以其人有可取。然後以禮接之。雖其人有可取。亦必以其人朝趨其門。暮候其館。念其勞且恭矣。然後待之。若介者。既無所取。又未嘗一叩門下。而明公走書見招。飾館相待。汲汲援致。若不及者。斯知又賢於今之州郡矣。古之聖人。不得一國之君。一國之大夫。以禮遇之者。庸陋之介。輒當二賢公遇以國士之重。以是又知生亂世爲聖人。不若爲庸人之生治世也。不宜介再拜。

上徐州張刑部書

四月二十七日。哀子石介以在喪戚中。言不能文。謹直書情懇。頓首再拜於知府刑部閣下。介生十年。失母氏之愛。繼以兩母。今皆何恃。而所怙者獨父。常自痛不能報三母劬勞鞠育之恩。今父實老而家貧族累重。賴祿廩爲養生之資。未得還所掌於君。退休於家。猶煩勞於官職之事。有子壯且仕於州縣。進無才能。取大官美祿以爲尊親顯榮。退無智力。謀豐贍餘粟以供朝夕甘旨。使其親老而不得佚。既不才也。又不孝也。今復有重於此者。大人景祐三年九月。用京東提點刑獄耿承制從政審刑詳議。劉殿丞京知齊州。李職方遜通判齊州。王虞部臨通判明州。呂虞部日新舉狀改大理寺丞知單隸作州。碭山縣事。審官循國朝之制。就徙於蜀。蜀道之難。從來舊矣。少健輕捷者。猶且疲乏弗克勝。豈老者所堪任也。爲人子既不才又不孝。使父老不得休佚。復將如是而苦之。若然。生子安用乎。是畜犬馬之不若也。犬馬猶能吠乘。爲其子反無所能。不若犬馬哉。介少讀六經。知尊君事父。臣子忠孝之大節。不能遠希古人。窮自比於犬馬。故去年請於吏部。得蜀嘉州一官。以免大人之行。抵嘉僅月。母氏訃至。本免大人之行。者以介故也。今介解官來。大人故不得免其行矣。重介不才不孝之罪矣。然犬馬之心終不已也。遂請於上。願俟終制復行。以免大人之行。狀上而旣不得報。且大人齒衰而蜀道遠。又不可卒行。乃別擇佚泰之地。而求安樂之徐。在東夏爲近輔。處列藩爲大府。通江淮之運。來吳楚之貨。又爲會津。而況土膏地潤。足蒲魚。宜稻麥。實爲樂土。今聞閣下以王府之邇臣。一作臺閣耶之宿望。鎮撫綏養。爲土守長。尙清淨躬儉約。事不撓。民不煩。吏得守其司。官得安其職。斯可謂佚泰之地也。爲人之子。得置其親於佚泰之地。寢處安矣。食味嘉矣。鳴

呼。木依於山。魚依於淵。山有巖壑之深。雲霧一作雨之潤。木誠得其養矣。淵有潭府之奧。蒲藻之美。魚得其
所矣。苟斧斤不以時入山林。網罟不以時入川澤。木得生乎。魚得安乎。豈不繫於仁政乎。今徐雖爲近輔
大府。會津樂土。夫欲求佚泰其親。安樂其親。豈不繫於閣下乎。仁政之廣。及於草木魚鳥。況人之親乎。介
知寢處安矣。食味嘉矣。不勝人子縷縷之誠。伏惟閣下哀憐之。不次。介再拜。

上范經略書

夫天生時。聖人乘時。君子治時。易之家人。後有睽。睽後有蹇。蹇後有解。家人之道。窮必乖。故睽。睽故難生。
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以解其難也。然則天下無事。國家無不有難。在治之矣。黃帝之蚩尤。舜之苗
民。禹之防風。周之管蔡。漢之諸呂。七國。唐之安史諸侯。一作不能累黃帝。疵舜禹。痼周。瘡漢。病唐。能治之
也。聖朝八十年。始有賊吳之患。國家與賊爲家人。今與我始乖。故樹藝境上。則正合大易之時也。治此時
也。實屬於閣下。蹇之繇曰。利見大人。正吉。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智矣哉。利見大人。往有功
也。當位正吉。以正邦也。其說謂非大人不能濟蹇。非智者不能止險。不當位與當位。失正無以正邦。故六
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二與五應。二居臣位。五居君位。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而蹇蹇以進。忠扶王室。
故九五。大蹇朋來。解之繇。亦曰。有攸往。夙吉。言有難而往。以速爲吉也。賊吳犯順之明年。天子則用閣下
經略矣。殆一年未見成功。讒害日進。乃罷閣下。而專任夏陳二公。又半年。賊吳轉暴熾。宗廟社稷之靈寤
於上。遂罷二公。而復閣下。經略初。賊吳猖獗。閣下尙驕守於吳。人皆曰。不用閣下。賊不可破。及劉石敗。此

論益誼然滿都下。天子乃釋閣下罪。益官進職。與夏韓同節制陝西路。閣下之謀。未盡見用。故成功緩。且有閒。遂罷閣下。今復起閣下。專當一面。雖未足極閣下之才。亦略足以施閣下之智矣。噫。閣下智施之四海有餘。況一隅哉。人將見賊昊之首。置汴西門矣。生是時也。必生是人也。人與時相遇。故曰有非常之時。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用兵四年。卒無尺寸功。此功歸於閣下矣。淮西之賊。五十年。功卒歸裴度。當時賊揣唐室公卿。可畏者晉公矣。遂陰使賊害之。天地神祇扶持守護。刀斫不死。卒收蔡功。賊昊揣境上諸將。可畏者閣下矣。遂以書閒在朝公卿。果有請誅閣下者。賴天子聰明聖神。閣下獲全。晉公刀斫不死。乃相憲宗平元濟。閣下書閒不入。乃復大任。其亦破元昊乎。介又觀兵興以來。人多辭勞就逸。憚險苟安。獨閣下不愛其身。不顧其家。不惜其祿位。極誠盡節。以必得賊昊而後歸爲心。此得王臣蹇蹇之節。有攸往夙吉之善。天下以征西之任。歸於閣下。又閣下實有取元昊之才。而復能盡臣之節。區區元昊。有不平乎。介不才。國家無事也。不能有一言以助衣裳之治。國家有事也。不能持一矢以效干戈之用。如閣下諸公。皆暴露霜雪。衣不敢暖。食不敢飽。士卒輩皆被甲冑。冒鋒鏑。入萬死。出一生。民皆輸財轉粟。飢渴道路。乃獨夕而臥。宴而起。恬愉休逸。飽水肥草。自比於山鹿野麕。豈所安乎。然自視不肖。無毫毛可施用。竊爲閣下得山東豪傑三人。負罪而有才者二人。沛縣梁搆。兗州姜潛。任城張洞。皆負文武材略。有英雄之氣。習於兵。勇於用。智識通敏。精力堅悍。若使各當一隊。必能得士死心。先諸將立功。若使守一城。捍一寨。茲一城一寨。遂爲金湯。不可得破。若使儒衣緩帶。隨元戎而周旋。兵機戰謀。惟元戎取。

之茲三人實豪傑之士也。非閣下三人不肯事。非閣下亦不能用。茲三人構事劉顏子望。潛事明復先生。洞初事子望。後事明復。皆學有根蒂。道有本原。其器必深。其用必遠。固非淺近輕妄尙勇好兵之流也。閣下幸厚用之。所謂負罪而有才者二人。前兗州奉符縣尉李縉。前宿州臨渙縣令曹起。皆進士策名。起亦事子望。縉亦事明復。能知聖人之道。樂蹈名節。好履仁義。守一官能勤且廉。善養民。繩吏人。頗受其福。起刑一人至死。以不得縣吏心及州帥善意。自懼不能直。棄官竄去。縉以不善事上官。爲苛吏籠置於深法。平價買官騾一。誣縉損官錢數緡。除名羈管滁州。二人皆有才負志節。慕忠義。知兵習戰。劉牧注師卦。嘗行師用兵之時。勝敵而已。惟才能智勇是用。不復錄其行。故陳平盜嫂。韓信出胯下。黥布刑。不妨爲漢之功臣。況兵家宜取負罪遺行之人用之。何者。負罪則世不錄。遺行則人不齒。知其無以進於時而信於人。終將廢矣。則思效用以自補。立功以自贖。故兵書曰。王臣失位。思立其功者。聚爲一隊。言必能決死以戰。是以漢武帝賢良之詔。求弛跡之才。奔隄之馬。取是道也。縉與起宜先收而不宜見棄。閣下幸當留意。晉公平淮西。吏部馬總。柳公綽。諸人實助其功。今閣下幕中固不乏人矣。介以謂明堂所賴者惟一柱。然衆材附之乃立。大勳所任者惟一人。然羣謀濟之乃成。閣下幕中雖不乏人。如構潛洞三人。亦未可不取。縉等二人。實宜備驅策。介自視無毫毛可施用。苟得五人者。與朝廷立尺寸功。足以贖介不肖之罪。是敢冒將軍鈇鉞之威。言茲五人。取舍惟閣下命。介不任拳拳之誠。不次。介頓首再拜。

代張願推官上銓主書

夫銓衡大柄任也。其造物也。大化權也。其出祿也。大司命也。其萃材也。大林藪也。其任器也。大匠石也。夫朝持貨而出者。曰金珍。曰珠玉。曰犀象。曰綺縠。曰絲枲。曰布幣。犀象馬牛羊豕犬雉魚鼈之屬。蝦蟹之細。米鹽之品。菹醢之多。東暨日際。西暨月竊。南極丹崖。北極朔陲。相會而湊於五都之市。朝而聚。夕而虛。大小無不用也。鉅細無不取也。貴賤無不納也。短長無不收也。今夫銓管收天下之材也。亦猶市焉。顧今飾固陋之姿。操尋常之具。往立於銓管之下。猶鹽絲絲泉游於都市矣。豈以其細而遺之乎。亦從其貴賤而取之乎。都市待百貨而後盈。廣廈待羣材而後構。朝廷待衆人而後治。必金珍珠玉然後受。市常虛矣。必杞梓榱桷然後取。大廈不立矣。必傑賢俊髦然後用。官常曠矣。顧介頑材凡質。以片文隻字。隨羣隊而取一第。年且三十五而無聞焉。亦近乎夫子所謂不足畏者。策名乃八九年。纔成三考。無一絲之勞。半銖之績。施於國。及於民。夫復何爲者。固當碌碌隨衆人而出處。甘退守乎。無庸之軀。猶離所分去衆人。爭頭露腦。進說於執政者。前計不得已也。願借容足地。乞半刻景。使畢其辭。而後就誅戮。竊念頃一作天聖五年登第初。命通判軍事。推官未行。有先兄之憂。一本多滿秩逢先君之喪。自江左扶護靈櫬。挈提諸孤。來歸鄉里。涉履艱苦。備極凶屯。喪制未畢。又失母氏。天窮於此。生意若何。而況先人遺其清白。家世傳於儒素。無洛陽二頃田。可耕而取利。又屬頻歲荒歉。百物翔貴。行服通四五年。聚族幾五十口。孩穉圍繞。衣食煎熬。心如石焉。積溜亦穿。腸如鐵焉。百鍊亦耗。局局焉若置身檻穽。焉能不動也。噫。人有血氣。以動乎內。智勇以守乎外。有其時得乎用。誰不能立功名也。若虎兕豈服於檻穽也。得出焉。萬萬敢前。願胷臆盤折久。

雖未脫夫窮寒湮厄。且不甘盛時明世。晦晦賸賸。埋棄草萊。不能與夫耀耀者爭光明矣。故有是說。進於銓管之下。將雪夫屯邇而求享通。惟開下念之。

代高長官上轉運書

運使郎中執事。天久不雨。則暴炆者曰。炆者面嚮天。覬天哀而雨之。天至高明也。至嚴畏也。作其旱以咎殃於物。百物草木皆焦枯。五穀悴欲死。民無以爲食。炆者至愚而疾不成人者也。面嚮天。天猶哀之而雨。天之仁於物其至矣。今有腐糧脫粟。不能充朝夕。日暴其愛子穉女十餘口於窮餒閒。則爲一發聲大叫於當塗者。雖其人至賤且甚懦弱不肖人也。其窮若是。當塗者獨不哀之乎。某世農家。曾高以降。力田爲生。遭時右文。輒去從學。因以明經中御前第。釋褐服職。崎嶇州縣。將三十年矣。智不適用。僅效一官。孤拙自持。羸懷廉節。故亦無大過。前年罷徐^{一作}州錄事參軍。上課赴調。待補銓衡。端居食貧。凡一周歲。去年九月到雷澤。席未煖。當徙今徙之邑。俟八月始許往鄉里。在趙州方屬凶饑。歸無所依。寓於雷澤。旅貧何託。穉孩十數口。朝夕嗷嗷。相對以泣。與夫窮而無告者類也。執事方操大柄。任處大權。職京東十九州之內。可死生之。可休戚之。莊子曰。涸轍之魚。斗升之水可活。某雖老朽無所用。至於專一事。分一職。亦庶幾可無敗廢矣。惟執事使之得上農夫之祿。活此十數口。如已墜千萬丈不測之深淵。執事與之千萬丈之縻。便得緣而出也。何以報德。

上徐州扈諫議

知府諫議閣下。夫父道也者。君道也。君道也者。乾道也。首萬物者乾。則以君況焉。尊萬邦者君。則以父擬焉。蓋君也者。天下之達貴也。父也者。天下之達親也。貴故天下慕之。親故天下愛之。一國之內足慕者君也。一家之內足愛者親也。是以人臣以近君爲榮。人子以事親爲樂。夫一日三接。便蕃寵錫。執榮如之。朝夕左右。承順顏色。執樂如之。然內外之事不可一也。出入之任不可擇也。入以奉謀猷。出以守疆場。臣之義也。內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子之道也。內者蓋不以守疆場爲憚。而忠臣憂君之志以爲苦也。外者蓋不以服勤勞爲辭。而孝子念親之心以爲傷也。大人七十有一歲矣。而以五代未葬。卜後年辛巳吉。凡衣衾棺槨之具。待祿而後辦。未能遂歸林泉。以取休佚。猶獨僣倨於官職之事。且大人既老矣。介則當晨昏定省。旦親上食。謹視寒煖之節。而乃遠違几杖。虧一日三至寢門之禮。人子之義得無闕乎。賊罪人矣。誠罪人矣。然前所謂內以調甘旨。外以服勤勞。蓋亦不得而憚也。介家四十口。曾高以來。耕田爲業。田薄牛弱。常苦貧窶歲。盡天之時。窮地之利。竭人之方。并大人與介兩人祿。四十口僅得飽食。今介祿闕。一作人獨食不足。乃泣別庭闈。遠來田園。學老農老圃之事。勤稼樹桑。庶幾四十口衣夫帛食夫粟。而免寒餒之憂矣。事不兩遂。不得朝夕左右承順顏色。噫。前年去蜀五千里。今又在此。其孝子念親之心亦可憐。一作矣。恭惟閣下綴七人之近列。開千里之大邦。惟此徐方。蒙受其福。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閣下之福施之。必有先後之次。以大人可稱爲老者矣。則受閣下之福宜在先矣。用是將有以釋孝子念親之心。一瞻望門戟。不勝歡忭欣躍之至。介頓首再拜。

與奉符知縣書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子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至哉！子羽之慎，賢哉！子游之容。由今言之，爲慎易，爲容難。慎以遠嫌，容以避謗。嫌遠謗不至，安身之道也。是爲易。夫犖是國之田，食是國之穀，爲是國之民，征賦教命皆出是國，是國之君則不覲不謁，在禮近於傲與慢。容之爲難，介爲奉符民前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車逾月，先就見介於徂徠草廬中，懼得傲與慢之罪，不敢蹈子羽之節，因一謝馬大夫於縣。馬曰：吾治君邑，吾聞君賢，且與君爲天聖八年同門生，民之病政之疵，君以告予，病予疵予，是君以若病與疵遺我也。自茲屢招介過縣，然介不能守子羽之節，豈不知足及公門而嫌與謗輒隨之？凡四五招，勉強一往焉，且以爲政雖出大夫而及於吾民，病雖在於民，苟有養民之心者，皆病政之疵，民之病不敢不告。雖然，未及於私焉。有山陽道德之老孫明復先生，世不我用，退居草茅，閭扉著書，不接人事。馬大夫尊之以師弟子禮，求傳其道焉。太平鎮進士姜潛，僞儻有奇節，馬大夫重之，時引在坐，與講論古今治亂得失。及馬大夫陷於籠網，苛致其罪，怒馬者以爲介三人嘗與馬公事，且以惡名加焉，噫！不能行子羽之節，時以足踐公門，宜乎以爲嫌也。宜乎被惡名也。詩曰：心苟無瑕，胡恤乎人言？雖然，不可不慎也。執事臨縣，介固一作因欲遂蹈子羽之節，不惟懼得傲與慢之罪，且詩人桑梓之敬不可忘也。一拜執事於縣之庭，得禮而退，然後願守子羽之節終焉。惟執事容之。

上潁州蔡侍郎書

侍郎閣下。夫物生而性不齊。裁正物性者天吏也。人生而材不備。長育人材者君宰也。裁正而後物性遂。故直者曲者。酸者辛者。仆者立者。皆得其和。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長育而後人材美。故剛者柔者。暴者舒者。急者得其中。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和謂之至道。中謂之大德。中和而天下之理得矣。介者。正所謂不合其中而不得其和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喜怒哀樂之將生。必先幾動焉。幾者。動之微也。事之未兆也。當其幾動之時。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皆可觀焉。是喜怒哀樂合於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於中也。則去之。有不善。知之於未兆之前而絕之。故發而皆中節也。易曰。吉之先見。不言凶而言吉者。其能知善不善於幾微之時。善則行之。不善則改之。凶何由而至也。介見天下之有未得其治。則憤悶發於內。而言語形於外。已暴著於外。猶不知協於中耶。嗚於是耶。欲其吉之先見。發而皆中節。其可得乎。故凶悔吝常隨之。一作集至闕下。有人密道闕下之語於介者。箴規訓誡。丁寧切至。如聽箕子皇極之義。若聞子思中庸之篇。釋然大覺前日之非。噫。天以剛方直烈之性授於介。不納介於中。夫剛方直烈。不以中輔之。暴殘戕折。日可待矣。今闕下毆介歸之於中。是天以剛方直烈付於介。闕下納之令德也。天欲暴殘戕折於介。而闕下賜之更生也。介荷闕下仁育陶宰。爲至厚矣。今西走蜀四千里。不敢以跋涉爲勞。以平生未得一登闕下之門爲恨。引首南望。不勝拳拳之心。不宜介再拜。

與張安石書

歲庚辰十一月五日。奉符大夫馬君永伯下吏。奉符民如赤子之失慈父母。自十一月五日至二月十一

日凡百有六日延頸引首南望大夫之來。若在大暑。思滌清風。若坐赤炭。思濯寒波。二十一日大夫被免。民以千數。環立大哭。若以久餒。方食而奪其脯。大寒始衣而劫其纊。哭已。咸曰。吾大夫奉身儉。行己廉。守法平。操心公。養民舒閒。約束急速。自大夫來。吾曹安於里閭。晏眠飽食。老息壯作。不奪吾種植之時。不害吾生養之道。經歲村巷雞不驚。犬不吠。盜賊不入。吏胥不至。州縣之政。賦稅爲急。鄰縣督責煩數。敲朴之聲相聞。里胥纍纍。繫於道路。一作人。流血滿令廳階。猶出期不克辦。吾大夫但斂手坐席上。時召老叟至其前。與之相約。所謂里胥者。皆放於田畝。嚴禁戒。不令與民相見。不遣一吏走。不施一杖笞。常先期賦登數。治吾邑者。育吾曹。可謂勤且至矣。可謂義且恩矣。吾曹在下。觀吾大夫。無絲髮辜天負民。無分寸枉道欺心。而無罪免去。茲非吾大夫之不幸也。吾曹之不幸也。於是相與環立。又哭且慟。旣而又聞大夫無資不能行。盡貨易其帷襜之屬。乃能行。雖能行。聞其寓魯之西。任城。無環堵之室。無一畝之田。大夫及夫人。若女若兒。若姨。監。卓。隸。十數口。衣不續而炊不繼。朝訴饑而暮啼寒。吾大夫至此。吾曹德大夫甚深。忍坐視之。乃羣走隊趨。就徂徠下。繞石介泣告之曰。吾曹嘗聞昔田橫能養士。當橫之難。五百人死之。今大夫之憂。幸未至橫。吾曹亦未當從五百人者以死。然吾大夫朝夕有饑寒之慮。吾曹民爾。無智力爲營其衣食。君在吾鄉。號爲有智力者。君宜念吾曹區區之心。圖救吾大夫之窮。介聞之大羞愧。且惻然悼之。悼者。悼馬大夫之窮。愧者。愧此民之義。雖悼且愧。而方連遭大憂。在困躓憔悴中。旦暮自虞就死。何得錙銖勢力。解馬大夫之憂。慰此民之勤。然大夫之憂深矣。此民之勤至矣。皆義不可已。安石讀周孔之書。知周孔之

道富仁義之文有仁義之心豈不有章乎介白

